



《美麗閣》 暖色調香港

畫家夏加爾以善於運用色彩著稱，他的名作《紫羅蘭公雞》，整個畫面的基調和背景是一大片獨特的藍色，靜謐、深邃、憂鬱，如同午夜的天空、五百米海水的深藍和神秘幽深的夢境。然而，如果你仔細分辨，那層層疊疊大面積覆蓋着的藍色裏，隱隱散發着光芒的還有不同層次的紫色、粉色、綠色甚至還有紅色，它們混合在一起將原本清冷的藍色改造成了一種奇異的暖色調的藍，而這暖足以溫柔你的夢境。

周潔茹的新書《美麗閣》由16篇題材各異的短篇小說集結而成，其中前8篇可以說是「在香港」系列，後7篇以美國加州與紐約為背景，最後一個故事則是發生在作者的故鄉——常州。這樣的安排並非無意，《美麗閣》中的小說，除卻寫於2015年的《佐敦》，全是近兩年來的新作，而2015年，恰恰是周潔茹回歸寫作的時間節點。

文：湯倡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周潔茹 作家本人提供

為什麼要從夏加爾說起，似乎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過去的時光裏，周潔茹在世界各地遷徙、流動，而她自己始終像一個生活的漫遊者，到哪裏去，住在哪裏，觀察、書寫哪裏。周潔茹的故事裏有濃重的空間感，卻沒有確定的時間感，在漂泊中定居，又不知道哪一天可能隨時就會離開。因此，住而不定，在而疏離，在邊緣往復而不徹底融入，這和周潔茹的自我認知也不無關係，她曾在訪談中自我陳述：「我現在住在香港，我寫作。我肯定會寫與香港有關的作品，但是不會只寫這些，江南記憶和留在美國的青春，都是更珍貴的資源。」

「在既有規範和價值判定中不斷質疑並保留天真的生活態度」，這是周潔茹筆下人物的特點，也是周潔茹自己的生活姿態。而我想表達的重點是，周潔茹的香港書寫，看似冰冷的憂鬱的焦慮，茫然無措的碎碎念，一蔬一飯都是對香港經驗的敘說，對香港街區、道旁小店的厭其煩地一舉一動的描述，是對香港生活的愛與執着的表現。「我生活在香港，我觀察香港，我思考香港，我書寫香港，我愛香港。我愛的香港。」訪談中的她是如此堅定：「我覺得我就是香港人，新香港人。」所有關乎或者不關乎「香港人」的寫作，都來源於生活中的經驗和心中的感受，在流動中得心安，在破碎中求圓滿，在冷峻中見一絲暖色，在無地彷徨中尋找堅持。

冷靜凝視「新香港人」

《美麗閣》表現「新香港人」的香港經驗，卻不再只將目光停留在那些「優才」計劃的精英或者上層社會生活優渥的全職太太，還有靠七年等待的單程證才能在香港生活的底層新移民女性。周潔茹用刀片一般鋒利的語言將那看似完美富足的生活解剖開來，甚至無情地戳破這層光鮮亮麗的假象，呈現出庸常生活裏的虛偽、困頓、無奈、傷痛、虛無。「香港當然給你眼淚，香港也給你喜悅。」看似冷靜節制的情緒裏透露的是那種無法融入的邊緣感和失重感。

「我們為什麼要來香港呢？珍妮花說，又不是我們的故鄉。」「不是自己的地方」的寄居感，似乎又不僅僅在香港，「我的名字裏沒有E。珍妮花只是我的英文名字，我身份證名字裏沒有E。」這種輕描淡寫傳達出一種徒勞的不確定感，沒有的僅僅是「E」還是一些別的東西可以讓我們安身立命的東西？而作為底層新移民女性的阿麗、阿芳、阿珍、阿May們，即使舉步維艱也不肯認命地努力生活，「新移民的仔也考得入香港大學」，阿珍對自己說。大概咬牙堅持、心存嚮往，就是意義所在。「來香港三十多年」的墨鏡女人，堅硬的假名牌包包，華麗優越的外表之下驟然撕裂的是不堪忍受的瑣碎、難以逾越的隔膜、漫無止境的消耗和無處遁形的遊離；而走過台階的傍晚，喧囂的渡船街，上工的中西藥房，打過卡的眼淚，爬在手臂上的黃蜂，都是困頓中的守望。

無疑，周潔茹的寫作是自我的言說，是個人化的、情緒化的，甚至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中年認命的

蒼涼中仍然延續了一絲青春期的叛逆。她那些以異鄉為背景的新移民女性生存與情感的故事，無論是底層女性，還是小資情調的中產女性，她們似乎都在和世界和自我無聲地纏鬥、掙扎、努力。以香港為場域的作品當然是在地化的寫作，而那些以加州、紐約，以常州為背景的故事裏，又何嘗不是影影綽綽地能看見那一個「新香港人」的影子。寫作的重心也許從來都不是地域或者城市，而是生活在這裏的人們。

矛盾的閱讀體驗

閱讀周潔茹的文字，是一種矛盾的體驗和自我挑戰。一方面，她自願自說話、表達的方式如同意識流，隨意而輕率，你可以跟着她的文字如影隨形，放任感覺漫無目的地延展或者盤桓；另一方面，又是舉步維艱、需要不斷復盤的，如果你希望理解那些字裏行間的真實。在這種看似淡散、清淡、刻意重複的文字裏其實浸潤着的是循環往復的緊張、驚惶甚至焦灼，小說基本靠簡潔的似乎不相關的對話推進，沒有完整的情節也沒有完整的人物，她們一個個都似乎橫空出世又憑空消失，不解釋來由也不負責交代去處，她們面目模糊、語言相似、秉性相近，她們自說自話也並不期待互相理解卻又在莫名接續裏莫名擁抱取暖、相互慰藉。這些文字是周潔茹在自己一絲不苟的記憶中擷取的切面，是她多年來確認自我、認識世界的堅持和努力，是對無所事事、庸常世俗生活不肯屈服的逃離，對愛情對精神世界近乎絕望的渴求。

身體的傷痛和不自在，實際上是心靈的尷尬和不斷逃離。「房子」對周潔茹來說有着特殊的意義，而在她用文字構建的房子裏，從香港到加州到紐約到常州，似乎是從一個房間穿過另一個房間的轉場。異鄉是作為背景存在的生活場域，她倒並不很在意所謂身份的認同。《美麗閣》中的主人公似乎可以分為三類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群，底層艱辛的打工女性、小資的文藝女中年還有「我」和「我」世界範圍內的閨蜜們，她們同樣面臨着島嶼上漂浮的人生和人到中年所遭遇的失意、尷尬，無處突圍的情感困境，以及無處安放的蒼涼。不同的城市名稱，相同的是周潔茹標誌性的都市書寫中那份迫切、慌張、不安、迷茫、尷尬與困惑，她們如同一個又一個美麗的標本，被集結於這一文學場域中的「美麗閣」展示。其實無論是阿珍阿芳還是珍妮花、林達或是「我」，她們雖然生活在社會的不同層面，做着不同的工作，呈現着各異的面向，然而，在本質上，她們面目模糊的身體裏住着的是同一個靈魂，她們是作家筆下一組經歷中年危機的女性群像，也是青春叛逆的「美少女」作家在經歷了真實世界的塵世生活之後，在出走與回歸之間的自我確證與重建。在茫茫的螢火與星光下，在她們形形色色的生活裏，在她們的迷失、尋找與堅持中，她們被作家看見，也看見了作家自己，而我們，也在周潔茹有距離的審視和悲憫的反思中看見這暖色調的香港。

書介

桑塔格

作者：本傑明·莫瑟
譯者：堯嘉寧
出版：衛城



2020年普立茲傳記文學獎得獎作品，是截至目前，關於蘇珊·桑塔格這位二十世紀文化界巨擘最為全面、整體的傳記。莫瑟進行了大量驚人的研究，不但深入檔案資料，更追索桑塔格的腳步，在世界各地採訪了曾直接或間接接觸過、曾談論過或未曾公開談論過她的人，從而描繪出了桑塔格精彩豐富的一生，與她複雜的性格與面貌。

天堂旅行團

作者：張嘉佳
出版：新經典文化



張嘉佳最新長篇，人生如果只剩一次旅行，你想和誰，去哪裏？宋一鯉與母親合力經營着家裏的小飯館。命運不知對他是好是壞，給了他摯愛，又讓她狠心離開，於是她不得不偽裝一場假車禍求她回來。然而，人生就是不依他的期待，摯愛回來了，卻帶來更確鑿的離開。賣了飯館，賣了房子，用全部錢送癱瘓的母親往康復醫院，保證母親後半生生活無虞。他開着僅剩的最後財產：一台小麵包車，準備來場真車禍向世界say goodbye。這時，命運再次出手，擁有一雙黑亮大眼的小女孩從車後座探出頭問：「叔叔，如果你要死了，有什麼地方一定要去的嗎？」大叔與蘿莉的突發旅程就此展開，中途停靠站有：分手擂台、婚紗大盜、鬼屋驚魂……其中第一站，是七八個小時車程外的一場演唱會。演唱會的歌手，意外地是他的大學同學。他還欠她一首未完成的歌。他想，不妨就將這首歌命名為——《天堂旅行團》。

華燈初上：影視改編小說

作者：洪立妍、杜政哲、百聿數碼
出版：尖端



2021年Netflix話題與口碑齊飛的台劇《華燈初上》，現在推出影視改編小說，讓觀眾用不同的作品角度，認識「光」酒店的六位女性。1988年的條通，專售溫柔與曖昧，每間店都是歡場酒局下的溫柔鄉，是令人沉迷卻又虛假以對的送往迎來。「光」是由蘿絲與蘇，兩位媽媽桑所帶領，與旗下風情萬種的小姐們同甘共苦、逢場作戲。她們在時代中，為生活、為愛情、為理想各自奮鬥掙扎，用愛恨情仇，交織每個充滿人性的關卡。然而，小姐們與周遭男人的貪婪與愛慾，竟導致一樁深不見底的刑事案件……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v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美術文》「美術」了我

前不久一位書法家朋友來無錫訪問，酒後餘興揮毫，給我寫了四個字「風篁成韻」。我脫口而出：「這四字出自南朝宋文學家謝莊《月賦》：『若乃涼夜自潔，風篁成韻；親聽莫從，羈孤遞進……』」朋友吃驚不小，說是這般僻澀的句子你也能說出出處？我說，謝莊的《月賦》並不僻澀，是中國賦體文學的代表作之一呢，再說，像「涼夜自潔，風篁成韻」這樣情景交織的佳句是應該誦讀記取的，況且我有捷徑哩。於是我就說：「有一本書，我整整讀了一個甲子呢。」

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書名《美術文》，王玉章編，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十九年印行之高級中學國文科用書。何謂「美術文」？其實就是區別於散文、小說一類的美術化了文學作品，歸納起來即「詩賦詞曲」這樣的韻文。此書所編纂的篇目皆四大類別中的範文，非常精當扼要。

《美術文》一書係我從大姐書櫃「偷」得。扉頁上簽有這樣的一行字：「匆匆赴寧，持此奉贈，鳳君存念」，落款是「鳴樹」。鳴樹為「陳鳴樹」，乃內地研究魯迅之大家，復旦大學博士生導師。早年，陳鳴樹與大姐戀愛過，後《美術文》相贈予。大姐看我喜歡，便「割愛」轉贈。豈不料，這本《美術文》終究成了我六十餘年修煉文字的範本呢。

感謝《美術文》「美術」了我！

文：吳翼民

《挑戰?》的雪地遊戲

東野圭吾是著名的滑雪迷，大抵與村上春樹為馬拉松迷同樣為人熟知，當然日本作家的滑雪迷有不少，較作者更瘋狂的大有人在，如會專程去海外滑雪的黑田研二，又或是滑雪頻密至連寫作時間也不足的笠井潔等，只不過東野的名字在海外書迷心目中較為響亮，故此特別深入民心罷了。

不過，東野圭吾處心積累把興趣融入小說的意圖，還是明顯不過的（相對而言，馬拉松似乎就非村上春樹小說中的關鍵元素）。由《劫持白銀》開始，歷經《疾風迴旋曲》、《戀愛攪車》及《雪煙追逐》等，東野的雪地/滑雪系列早已成型，而且連固定的串連人物也鎖定了（根津昇平與瀨利千晶），可說一直朝作者安排的方向進發。

而手頭上的《挑戰?》，可說是東野圭吾針對雪地/滑雪系列的一本自白書，當中收錄了關於滑雪體驗的專欄連載，由他對滑雪一竅不通到成為

出色的業餘玩家，可說記之頗詳；同時又穿插了一兩篇小說在其中，作為雪地/滑雪系列之外的短篇漏網之魚作，讀後上來也有多功能的趣味。

看過《挑戰?》，自然會對東野筆下的雪地/滑雪系列有更深刻的認識體會，就如在《戀愛攪車》的《雙板滑雪之家》，透過土屋爸爸的口更表露了雙板滑雪客與單板滑雪客之間如何壁壘分明，甚至勢不兩立。原來一切對東野而言乃切膚之痛的經驗，因為他是單板滑雪客，在追尋興趣的過程中，屢次指出不同的滑雪場往往以雙板滑雪客的消費習慣為重心，令他吃盡苦頭，所以借小說來為單板滑雪「正名」，以及爭取權益，儼然也成為他下筆時的另一潛藏考慮。

嚴格來說，《挑戰?》中穿插了三篇短篇小說，《SSAAS之戀》本來是針對船橋最大的室內滑雪場結業而發，在書中的不同篇章中，都可見到此滑雪場對東野的意義可說非同凡

響。當中既用敘述詭計，令讀者以為「我」就是東野自己的化身，直到最後才針對自己作出自嘲，為小說帶來一點幽默感。而鮮紅滑雪服的滑雪美女高手，也恍若是《雪煙追逐》中存在的謎樣女神。至於《大叔單板滑雪手》則是典型的輕鬆娛樂小品，而當中上班族益男借公幹為名，相約酒店公關小姐翠里去新瀉溫泉酒店的情節，當中男女關係的角力，尤以後者不想得失客人又不欲被佔便宜的心理，更加刻畫得精準具體。事實上，職場男女出軌，正是《戀愛攪車》中的核心主線內容。而在滑雪場上佯裝受傷也是東野愛用的情節，《大叔單板滑雪手》中翠里以此作為避過益男上床滋擾的藉口；《戀愛攪車》的日田正好同樣假扮受傷成全好友水城的求婚，以上千絲萬縷的微妙關係，的而且確可以增加東野書迷的閱讀興致。



書評

文：湯煥兆

《挑戰?》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王蘊潔
出版：台灣角川

最後的焦點當然在壓軸作《大叔單板滑雪手殺人事件》。

首先東野完全意識此作與全書血脈相連的關係，例如冰壺一段就完全是依附於前文中提及參與冰壺活動而受傷的經歷而發，根本不可獨立存在。而且小說中設定的「東野圭吾」，也儼然化身成為偵探，聯同前書中出現的一眾編輯及出版社友人，變成查案夥伴，最終把犯人的殺人真相識破。更為甚的，東野更把自己寫成為如同古畑任三郎式的人物，與犯人保持相互尊重的情况下，在水落石出後也由政府人自首結案。

正因為此，《挑戰?》也成為東野迷不可不看的作品之一。